

寶城文史資料選輯

第二輯

人民出版社  
寶城縣文化局  
編印

# 宝坻文史资料选辑

第八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宝坻县  
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1995年12月

封面题字 启 功

封面设计 杨普年

宝坻文史资料选辑

第八辑

编辑者：宝坻政协文史资料研究组

（地址：宝坻县城内广川街5号）

印刷者：天津市宝坻县第四印刷厂

津新出图字（96）第00611号

## 目 录

业余舞台生涯回顾.....	董湘昆(1)
回忆我走过的艺术道路.....	张洪千(14)
忆少年时期在沦陷的宝坻求学.....	赵耀华(21)
宝坻县第一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吴丙中(27)
回忆我们建立的第一个初级社.....	孙福泽(31)
十四户村土改运动始末.....	李伯辉(34)
二区土改运动的开展与纠偏.....	孙 荣(40)
土改运动中的大钟庄村.....	张云生(45)
庞各庄村土改始末.....	王玉祥(48)
大白庄土改和还乡团的骚扰.....	周兴华(55)
我了解的王汉臣.....	白 荣(65)
二进士及其家族简况.....	闻始伟(69)
回忆阎潭一家.....	阎百昌(73)
回忆宝坻县县大队的组建.....	张绍英(75)
回忆宝坻县大队的几次战斗.....	王全荣(80)
回忆攻城战斗中的担架队.....	刘国明(88)
宝坻修津蓟铁路的选线过程.....	周兴华(91)

- 3A36/6
- 津蓟铁路宝坻段的勘测与施工 ..... 胡延福(94)  
宝坻军邮局建立前后 ..... 胡延福(99)  
宝坻县民间花会艺术的概况与发展 ..... 杨 芹(101)  
李三店村竹马的创建与改革 ..... 王玉祥(112)  
宝坻旧城九桥十八庙 ..... 吴丙中(118)

## 业余舞台生涯回顾

董湘昆

过去江湖艺人演出，都得有师承。也只有能排得上师承门派的演员才能得到江湖上的认可。古来说唱艺术这方面有四大门户儿。传说这四大门儿过去为皇帝解过围，所以得到了皇封，能够在各地演出。这四门分别代表四种演唱形式：有光用口说的；有弹着弦子唱的；有打着犁铧片唱的；有打着鼓唱的。现在除去说书的还是一如既往，仍然用口说，其他三种表演形式都融合到了一起。例如大鼓书，也弹弦子，也打鼓，也打犁铧片（后改成铜板）。各个门派师承辈份有固定的排列顺序，这样同门人即使彼此不认识，一搭话就知道从师学艺的长幼次序。我师父刘文彬是“文”字辈，到我这辈儿应该是“书”字辈，但我从没有脱离工厂，一直参加业余演出，因此一直没有用“书”字命名。

演员有了师承，才有演出的资格。否则你唱得再好，也拉不开场子。刘文彬老先生没拜师以前，曾经被人闯进场子，把鼓架子踢倒，把鼓抢走。如果说有例外的话，那就是“票友”，过去业余演员下场要有皇票，这就象演出许可证一样，故而俗称“票友”。但票友一般不挣钱，只是为了过把瘾，而且演出时还要给化妆师、琴师等工作人员一些钱才行。在说唱演员表演的时候，

手里“醒木”的拿法都有极为严格的规定，专业的和业余的拿法不一样。所谓“横河竖海”，没有下海的业余演员，只能横着拍“醒木”。当然这里说的都是过去的规矩，解放以后可不管这些了。我虽然有师承门派，也排了辈份，但一直没有“专业”起来。所庆幸的是，我赶上了一个好时候。我的业余演出不仅没有受到过歧视，而且得到了组织上、领导上和社会各界的关怀与支持，受到了广大群众的欢迎。就这样，我几十年来演出一直没有中断过，但也就这么“业余”演过来了。下面我就把自己从学徒到从艺，参加演出和收徒教学的情况谈一谈：

### 一、学徒和从艺

我的老家是宝坻县方家庄乡何庄子村。我虽然离开老家已经40多年了，但和老家的联系始终不断。现在回到家乡，我高兴地看到老家各方面都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巨大变化。但在我小的时候，宝坻是个灾情不断的地方。由于地处九河下梢，十年九涝，日子过得挺艰难。那时候，一大家子共17口人，只有五亩薄地，起初靠捡柴逮鱼度日，后来越来越艰难，有时连糠菜都吃不上，只能去捋树叶子充饥。在我12岁那年，家里实在过不下去了，爷爷就带我出来到天津找地方当学徒，这样也好有口饭吃。因为年龄太小；我那时个子又矮，没有店铺接收。后来找到一个开印刷局掌柜的，老家是宝坻，说了许多的好话，才算凑合着收下来了。一般学徒时间是三年零一节，我岁数小，说好时间要长一年，家里都答应了下来。学徒期间，我什么活都干，先是在家里看孩子、做饭，给客人斟茶倒水。我那时根本够不着桌子，倒水

的时候，要踮着脚尖或垫一个小凳子。做工时间根本没有准钟点，掌柜的不让休息，就得一直盯着干。有时掌柜的在外边打牌回来晚了，学徒们就一直干到转天早晨。掌柜的进门以后，徒弟们告诉他鸡叫了，掌柜的支唔着：“别听那个，那是小鸡儿，不懂事！”把手一摆，“今儿就这儿吧，睡觉。”学徒们摆铺凳，搭床板，刚打开铺盖，有个师兄困得只脱了一只袜子，斜在床上就睡着了。没过一会儿，内掌柜的就叫起，学徒们刚睡着，嘴里迷迷糊糊地漫应着，不乐意起。内掌柜的出来一看就骂上了：“叫你这么半天，刚穿一只袜子！”又得挨打。当学徒的挨打受骂是常事，我们也不在乎了。那年头我唯一的乐趣是借光听听收音机里播放的大鼓书。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人为了宣传奴化政治，强迫每个铺面都必须购买无线电收音机，43块钱一个。内掌柜也是宝坻人，爱听京东大鼓，自从有了这个收音机，她天天收听刘文彬的京东大鼓。刘文彬平时在电台演唱大书——《施公案》、《刘公案》等，星期天唱小段。我在家里一边干活一边跟着听，时间长了，就掌握了鼓书的基本调式。可是在家里，我一次也没敢学唱过，学徒在家里没地位，一唱就得挨打。到1945年，正是日本投降那年，我算是满了师，可以自己耍手艺挣钱了。工钱很少，一个月也就一双千层底儿鞋钱，没法寄回家。但是时间充裕多了，在过年过节的闲日子，我就经常去“三不管”、鸟市等地去听唱。这些地方有很多艺人“撂地摊”卖唱，我除去听大鼓之外，也爱听一些相声、坠子等曲艺节目。这些业余爱好，为我后来从亊业余演出打下了基础。

解放后，进城干部在工人中间组织工会，十五、六家铺子为一个单位，我就偷偷地参加了工会。白天在店里干活，晚上在庙里开会，研究工会活动内容。开始时主要是帮助工人争取民主权利，如争取8小时工作制，争取上夜校参加扫盲班的权利，不许打骂工人等等。老板和掌柜的对工会活动很反感，知道谁参加了工会，马上就解雇。因此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只能在地下活动。后来人民政府惩办了三个打骂工人的资本家，老板也认识了工会的力量，工会组织才渐渐地公开活动。

1949年开始成立基层工会，工会的活动内容也比以前丰富多了。有了说唱，相声等文艺组织。我那时参加了唱歌，相声表演。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时，工会组织了慰问演出，我曾表演过一个贯口相声《向群众学习》，内容是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革命经历。1952年我参加了基层工会文工团，演出过京剧清唱、河南坠子、大鼓书等节目。1953年参加了曲剧《新事新办》的演出，在市调演中获奖。以后又推荐我参加了市里办的业余艺校导演班，学习戏剧导演和表演艺术。这个班不脱产，每周上一次课，我一直坚持到结业。从1953年起，我年年参加区，市的文艺调演、汇演。开始时有相声和其他节目，后来就只唱京东大鼓了。

记得我第一次在电台播出京东大鼓是1953年，我参加了天津人民广播电台业余广播曲艺组，录制的第一个节目是《农民代表游苏联》、《马拉收割机》。那时用钢丝带录音，和现在录音用的磁带不同。节目播出后，刘文彬先生听到了，感到风格很熟悉，就到电台打听。经过电台同志的介绍，刘先生同我见了面，我们

谈得很投机。以后我在一宫演出的时候，刘老先生的儿子刘少彬找到我，主动要求为我伴奏，行话叫出暗场。我非常高兴，觉得这可能是我的表演被刘老先生欣赏的一种表示。以后我经常到刘先生家拜访。开始老人对我挺客气，后来看我实心实意地求教，就针对我演唱的不足，从吐字、发音以及板眼、节奏等方面具体地给予指点。刘文彬先生说：“京东要有乡土味，尾音要圆，演唱中要求嘴皮子带劲，快而不乱，慢而不断。”刘先生的点拨，对我演出技巧的提高起到了很大作用。

1954年春天，有一次参加市里文艺汇演，我演唱的一个尊敬老人的段子《木盆》，得了一等奖。市里把奖金汇到了文化宫艺术科，记得一共是30多元。科长拿钱找到我，建议我借此机会正式拜师，这也正是我的愿望。于是我征得刘先生的批准，由文化宫的同志作陪，把刘文彬先生请到南市一家饭庄，拜师照像。我这时就正式成为刘先生的学生了，向他系统学习京东大鼓的表演艺术。这以后我和京东大鼓也就结下了不解之缘。

京东大鼓产生于北京东八县的农村，是在民间小调的基础上，结合当地的语言音调逐步发展起来的一种板腔体鼓曲。起初，京东大鼓既没有专业的艺人，也没有固定的名称，多是农民劳动之余在地头哼唱。本世纪初，京东大鼓传入天津，由于刘文彬等人的演唱，使京东大鼓以浓重的乡土气息博得了天津广大听众特别是中下层市民的喜爱。刘文彬老先生也逐渐成为30年代以来影响最大的京东大鼓演员。他从一个撂地摊的民间艺人而成为30年代天津电台的名演员。从1928年起，在中华、仁昌、东方等台播唱，并在影剧院、杂耍场和书场登台。这时，刘文彬为了突

出这一曲种的风格，就以鼓书原始的流行地区京东一带来命名，正式称为“京东大鼓”。

我从50年代开始向刘文彬先生学习，我感到刘文彬的唱腔朴拙大方，舒展平实，始终保持着朴素自然的演唱风格，不以腔调委婉多姿的变化取胜。他的长处是叙述清楚、字字入耳，吐字极为真切，再长的句子唱起来也要字字摆平、不吃不丢。演唱用语清楚明白，描绘人物细致入微。刘先生的风格对于我以后的演唱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我在刘先生演唱风格的基础上，对京东大鼓的唱腔唱法做了规整，带出了一批专业和业余的京东大鼓演员，使带有刘先生韵味的京东大鼓唱法传播到东北、华北等地，这也是我对老师教导的一种回报吧。

## 二、工作和演出

我的本职工作是工人。在厂里我必须完成生产任务，参加演出属于业余活动，一般情况下，我决不因为演出而影响生产。我在机台工作时坚持每天完成定额，如果是中班，那么我就利用演出后的时间补上。尽管领导对我业余演出非常支持，在各方面提供了许多方便条件，但我从未放松对自己的要求，五十年代化妆用油彩，卸妆费工夫，所以我散场后来不及卸妆就带着油彩进车间生产是常有的事。铁路文工团的杜来同志向我学习演唱，由于没有辅导时间，他就跟我白天到车间生产，晚上回宿舍研究鼓书艺术。由于我生产上搞得也比较好，在厂里连年被评为先进生产者。

1954年，天津市总工会在文化宫成立了天津市职工业余艺术团，下设七个团和一个工作队，我担任了其中业余曲艺团的团

长。文艺活动多起来了。我们有时要几处赶场，东奔西忙。那时候，业余演出完全是自己解决经费，没有一分钱的演出补助，但是大家热情非常高涨，配合党的中心任务，创作了许多思想性、艺术性都较高的唱段。我开始多是演唱别人写的节目，后来就自己动手写段子。从50年代起，我一直坚持编新唱新，为群众服务，用自己的鼓书艺术，为社会宣传服务，曾经有人说我的段子跟形势太紧，唱完就完啦，没有生命力。我觉得这话不全对，反映现实迅速是文艺“轻骑兵”的特色，也是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至于艺术生命力的长短那也是应该由群众来决定的，我认为群众喜闻乐见是很重要的。

1956年第一次全国调演，我创作演出的《治安模范孙桂珍》，反映了当时的一件实事，得到了评委的肯定，获得了创作一等奖，演员二等奖。在抗美援朝运动中，我演唱过《邱少云》，在60年代学习雷锋的高潮中，我创作演出了《雷锋在列车上》。为了宣传优秀县委书记焦裕禄同志，我创作了鼓曲《白雪红心》。创作的过程也是我向英雄学习的过程，我看着焦裕禄同志的事迹，一边写，一边用毛巾擦拭不断涌出眼眶的泪水。焦裕禄同志的事迹感染了我，我带着这种感情去演唱，也深深感染了广大的听众。记得一次在蓟县演出《白雪红心》，下台后，几个老人拉着我的手，热泪盈眶，哽咽着说不出话来，原来是敬老院的几位老人，听了唱段以后非要见见我。在文安演出《娶女婿》，一个大娘听完后，呜呜地哭了起来，我感到很奇怪，这和《白雪红心》不同，这是一个喜剧小段，别人都笑，为什么大娘伤心呢？原来大娘只有一个女儿，前不久结婚走了。她拉着我的手，泣不成声

地说：“你们要早来就好了，俺也可以娶个女婿呀！”大娘的话，使我更加增强了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责任感，使命感。即使在前一段出现“一切向钱看”的不正之风，我仍然坚持这种责任感。和伴奏的王继文、张大奎二位同志结合余安立冰窟救儿童、人口普查，贯彻执行交通新法规，计划生育，引黄济津、引滦入津等工作中的英雄人物和先进事迹，编演了一批新段子，赢得了广大群众的赞扬。

在一次区选民代表会上，我针对选区的模范民警、模范教师、优秀街道干部的真实事迹，创作的一个小段，在马路边上搭起一个台子，真人都在下边坐着呢，我唱到哪个同志，街道干部就介绍给市委领导同志，演出后群众的反响非常强烈。还有一次，我在剧场后台听到了中国体育乒乓球代表团的捷报，即兴创作了一个小段，在演出正段前唱了出去。我是连唱大鼓带报新闻，听众很受鼓舞。像这样的节目，也许只能演唱一次，但我认为，由于宣传效果较好，多费点力气是值得的。

多年来，不管是夏天、冬天，下雨、下雪，只要演出任务定了，我从不误场，不让观众等演员。在距离不太远的情况下，我坚持骑自行车自己驮着乐器去，不用汽车接送。有时也会碰到麻烦事。一次春节演出，电台用电话联系好来车接我，我坚持不用，自己驮乐器到了剧场，看门人不让进，我只有把电话打到后台，后来讲清情况，看门的同志连连道歉，我觉得没有什么。艺术水平高低让观众去评说，演员自己不能摆谱儿。我在天津工作40多年了，家属在宝坻农村，逢年过节，宿舍只留我一人，因为业余演员和专业演员一样，也是越是节假日越忙，我解放后的30

多个春节，都是在舞台上度过的，当我看到大家高高兴兴地看节目，想到我能用自己的演出为人们的生活增添欢乐，也就心满意足了。

我演出有一个原则：不健康的节目坚决不演，来路不明的钱不收，不通过组织的组团不参加。因为拒绝收钱，竟得罪了一些人。我觉得，钱虽然少挣了点，可心里是踏实的。我给自己定的目标是在台上当好演员，在台下做好工人。在我负责厂外协加工活期间，有一个业务员找到我，悄悄地说：“我们厂什么活都能干，今后你要是把厂里的活包给我，我给你提成。”我听了这话，心想，这不是让我违法吗，有活也不给你干！一口回绝了他。我把自己演出和做人统一起来，决不能在台上头头是道，台下另搞一套，让群众说三道四。厂里的同志们曾跟我开玩笑：“老董你真行，台上大鼓是这么唱的，台下实际也是这么做的。”

### 三、办班辅导和课徒授艺

随着文艺事业的蓬勃发展，京东大鼓很快成为天津曲坛的主要曲种之一。由于京东大鼓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和地方色彩，使得这种艺术形式在天津乃至在全国各地，越来越普及，听众越来越多。经常有本市及外地的专业和业余演员、曲艺爱好者登门或来信同我探讨京东大鼓的表演艺术问题，为了普及京东大鼓，我先后在天津市和平区俱乐部和第二工人文化宫办了多期京东大鼓学习班。在传艺这一点上，我始终坚持一个原则：不管是来自城市还是农村，不管是专业演员还是业余演员，不管是在旅馆、宿舍研究还是去文化宫、俱乐部办班，我做到耐心、热情，毫无保

留，并且分文不收。

记得57年在和平区举办京东大鼓学习班，开学一段时间了，有一个小伙子经常在窗外听课。一天下课后，我叫住了他。班里的一个同学解释说：“他是我的邻居，听说我来学大鼓，他就跟来了，可咱班上又没有地方了……”，“好！”我打断了他的解释，问小伙子，“喜欢京东大鼓吗？”“喜欢！”他一听我问，顿时眉飞色舞地讲起来了，“我原来业余唱评剧，后来在收音机里听了您的演唱，就迷上了京东大鼓。”我让他唱了一段戏，一段大鼓，听着挺够味儿，就留下了他，在班里解决了一套座位。他插班以后，更加用心学，我也用心教，几年下来，进步挺快。后来，天津曲艺团让我转行当专业演员，我没去，介绍他去了，他就是现在天津曲艺团的郝德宝同志。

郝德宝跟我学大鼓的时候，在南郊一个砖瓦厂上班，每天要骑几个小时的自行车，车胎挺费的。有一次他自行车外胎坏了，由于家里困难，直发愁，我给他买了一条外胎。对其他学生也是这样，我不但不要他们的钱，有时还主动帮他们一把。在全国各地，我还有十几个学生，其中有黑龙江曲艺团的张磊，吉林省曲艺团的王大海，辽宁省群众艺术馆的邹昆，大庆市曲艺团的王宝彬，营口市曲艺团的汤敏和朝阳曲艺团的侯雪飞（她是我国内教的唯一的一名女徒弟）。

我还有几个外籍的学生，其中学得不错的有两个，一个是美籍的傅希孟，听名字挺象中国人，其实是个碧眼黄发的洋小伙子。他学得非常认真，一面在香港读大学，一面在天津学大鼓。中文说得很好，他回国后在美国为华人演唱的《拆西厢》，单弦

《风雨归舟》等节目，很受当地华侨的欢迎。

还有一个女学生白卓石，也是美国人。她非常喜欢京东大鼓。专程赶到天津，向我请教演唱技巧。我给她录了几个京东段子，又唱了一段单弦《风雨归舟》她学得很认真，对其中的“忽见那西北乾天风雪起，乌云滚滚黑漫漫”不理解，我给她介绍了中国文化的背景，告诉她“乾、坎、艮、震、巽、离、坤、兑又可以分别指四面八方，“乾天”指“西北”她感到很有收获。

在辅导学生演唱时，我一方面把自己在演唱节目中的体会毫无保留地介绍给他们，供学员们在演出时参考；另一方面提醒学员们要注意内容和情感的准确表达，不要光追求技巧的形式美。有一个学员在演唱“张春桥他想当总理，江青她想当女皇”这句词时，用了“十三咳”，我及时给他纠正过来，因为这是唱腔中要好的地方，如果观众鼓掌，就会使表意适得其反，起不到作品的正面宣传作用。

在与学员和徒弟交往中，我常和他们说：“别叫我老师、师傅什么的，咱们都是同志、同学，我从你们那里也学了不少东西，我文化底子浅，又不识谱，你们演唱比我有朝气、比我显得新！”听到他们取得了成就，我从内心里感到高兴，我最大的愿望是让他们早日超过我，把京东大鼓这门艺术曲种弘扬发展。

#### 四、继承发展、改革创新

原来我向刘文彬先生学习演唱时，基本上是口传，然后自己根据新腔慢慢领悟。我在教学和演唱中感到，这个方法虽然简便，但见效比较慢，而且不便于记录保存。我就在刘先生演唱的

基础上，对京东大鼓从形式上进行了一些改革。首先，我改变了原来半说半唱的形式，一个段子从头至尾满宫满调地唱，这样整体感和感染力都相应地加强了。在调式音乐设计上试图使之相对固定下来，我把京东大鼓常用的调式设计了一些名称，如：四开板、金钩调、双柔调、拉腔、上音下合、低上音下合、燕抄水，小串联，双高调、十三咳、霍成调、流水板、上板小悲调、大悲调、反调等等。在此基础上又适当吸收了一些其他曲剧种的唱腔特点，融入演唱之中，使京东大鼓丰富了音乐表现力。

我在设计名称的同时，也设计有相应的音调符号，使学生在接到标好符号的唱词时根据符号立刻就能对曲谱一目了然，这样就为京东大鼓的普及提供了一些便利条件。

我对一些传统唱段在内容上也做了一些调整，原来流传下来的传统段子总的来看都是比较优秀的作品，但个别地方有一些毛病。例如有的地方比较罗嗦，上下句重复表意；有的地方比较“水”，用语浅俗；有的唱腔安排不够合理，有损于原文表意的完整性等等。我根据“形式为内容服务”的原则，调整过来，得到了同行的认可。

平时曲艺表演要做到“会、熟、精、化”，前三种虽然不容易，但通过一定的努力还可以做到，如果做到“化”，没有一定的功力是不可能的。所谓“化”，是根据场上观众的反映及时对节目进行的处理。只有大师才能做到这一点。例如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他每场表演都有特色，不为程式所束缚，这就是“化”了。我经常和学员们说，对段子要象交朋友一样，从感觉上融合在一起；这样才能得心应手。